

STAR CRAFT  
HEART OF THE SWARM

# 教導者

Matthew Maxwell



刺蛇的舌头在她的手指间游走，传来一种特殊的滑溜柔软的触感。巨大的身躯上数不清的肌肉组织现在正像水中的涟漪般扩散开来，行动整齐划一。和虫群一样，洛芙博士心里想道。无数的个体听从于一个意志，如单一的生命组织一般统一行动着。

它的尾部缠住一个巨大的生肉块，她惨白的手指松松垮垮地握在上面。

“稳住，”她用平静地说道，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它的舌头就像在网中垂死挣扎的鱼一样上下翻飞起来。

刺蛇面颊处的气孔不断地发出嘶嘶的吐气声。他的舌头又猛的开始抽搐。

观察席中的人们显然对眼前的场景一点也提不起兴趣。这批观察者由科学家和各个部长大臣组成，现在他们显然正在思考着其他的什么事情，注意力完全没放在演示台上。

面对洛芙博士和这只怪物的拔河大战，他们已经在心里开始默默为之后的发问打起草稿。

“刺蛇，”她开始朗声说道，“依照星灵的记载，是一种被异虫主宰从惰虫强行进化而产生的物种。惰虫本是一种温顺的食草生物，与它们如今令人闻风丧胆的后代相比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物种了。”如此公开的讨论异虫只限于科学家和政客之间。平民百姓只需要知道异虫很危险，一经发现应当立刻向帝国当局汇报。

“站住别动，”她命令道。

洛芙博士坚不可移的目光紧紧锁住这只生物血红色的眼。刺蛇的体型十分巨大，足足有洛芙两个那么高，自高处俯视着她。训练伊始用到的灵能颈套现在早已取下了，此时的她只能通过自己的声音来传达命令。

刺蛇的舌头轻柔而滑溜地划过她的手。无数条肌肉纤维依序收缩震颤，和谐一致。就像虫群一样，罗耶博士这样想。无数生物统合在单一的意志之下，成为单一的有机体。

那舌头的尖端裹住轻轻夹在她苍白手指间的肉块上。

「别动，」她语气平静，掌握着局面。

刺蛇扯了扯舌头，就像刚上钩的鱼那样。

刺蛇脸颊两侧的呼吸口发出呼噜声。牠舌头又扯肉块了一次。

观察台里的不耐已到了极限。那群科学家和官员各个心不在焉，脑子里尽是和眼前景象毫不相关的事情。他们并没有对罗耶博士和一只怪物之间的拔河游戏萌生敬畏之心，而是准备稍后提出的抱怨清单。

「刺蛇，」她唸诵著，「根据我们从神族手上取得的记录，是虫族主宰使怠惰虫强制演化的产物。怠惰虫是一种温驯如家畜的生物，与演化后的恐怖模样截然不同。」在科学

家和政府官員之間進行這樣的討論是安全的。群眾只需要畏懼一切與異星生物有關的事物，並上報自治聯盟的有關機構。

「別動。」她發出命令。

羅耶盯著那生物的紅色眼睛，態度堅決。刺蛇的體型巨大，幾乎是羅耶身高的兩倍。

她只憑自己的聲音來維持控制，甚至連訓練最初所需的幽能項圈都沒使用。

為了提振聽眾逐漸流失的興趣，她將語調添了些緊張感，繼續說道：「刺蛇的前肢擁有鋒銳的鐮刀，並受到層層甲殼保護，近距離作戰時不可小覷。」

「退後，」她從腹腔發聲，下達命令。

刺蛇鬆開舌頭、收了回去，並將身體的重心往後挪。刺蛇是最能代表蟲族力量的象徵，就算從未親眼見過的人也熟知且畏懼這種生物——但很顯然地，並不包括這群連一秒都待不下去的觀眾。

「刺蛇在遠程也是巨大的威脅。」她繼續說。「牠能夠以驚人的速度發射生體脊刺，從半公里外射穿新型鋼鐵板。」實際上，非戰鬥人員沒人會想離刺蛇那麼近，更別說近到觸手可及的距離。

她的目光再次從群眾轉移到那生物身上。「別動。」

她露出微笑，結束了課程，只用聲音和意念讓那生物停止動作。「只有受過訓練的士兵才可以接近刺蛇，而且最好有重型機甲支援。」

說完，她轉身對那生物露出微笑。

「好乖。丹尼斯，你好乖。可以吃了。」

她不喜歡對牠太嚴格，只是不得不這樣做。因為就算已經被馴服，牠巨大的體型和體重依然相當危險。

丹尼斯輕柔地啣起肉塊，牙齒微微掠過她的皮膚，提醒了她這些利牙依舊存在。

不久之後，丹尼斯在展示廳中央的一張巨大鋼桌上放鬆地伏下，一動也不動。最近，自治聯盟的興趣已經從控制蟲族，轉移到直接壓制或摧毀殘餘的蟲巢。眼前稀疏的出席人數正代表著無論剛才的展示多麼出色，她的研究都已經沒有價值了。

「如同大家所見，這隻成年刺蛇不需藥物就能完全保持平靜，也因此不必持續供藥和進行精確的劑量控制。」

刺蛇靜靜地讓機械臂掀開牠頭上的金屬板。一具攝影探測器像蜘蛛般垂下，焦距對準連接埠的位置。「畫面影像裡的有機結構，是從實驗體的腦組織培養出的第三腦葉。」

回應她的只有一聲乾咳。有人點起一支雪茄。

「這個腦葉有雙重的功用——」

「這個...腦葉，」黑暗的觀眾席傳來一個冰冷的聲音。「需要剖開每一隻蟲族才能植入嗎？」

她看見一張被遠端操作台的藍光往上照亮的臉，一張鬆弛、蒼老，養尊處優而且貫於予取予求的國字臉。他的菸頭在昏暗中燃起橘紅的火光。

「抱歉，你剛才的問題是？」羅耶皺起眉頭，表情混雜了憤怒和驚愕。

「妳需要把每一隻妳想控制的混帳玩意都麻醉起來嗎？那樣的話，我就是在浪費大帝的時間。」

「那...那是不可能的。」她說。「外頭有數不清的蟲族...」

「那這是怎麼實現的？」他沒有半點生氣的跡象，好似她的研究連惹他生氣的資格都沒有。

「我們使用 PPO，也就是病原蛋白有機體。PPO 會感染刺蛇，並從基因層面「哄騙」宿主長出新的腦葉。這種腦葉能接受我的外部系統控制。這些全都——」

「狗屁，」他輕蔑地說。「全都是狗屁。那是地球聯合理事會，還差點把我們全都害死。也許妳忙著當書蟲，沒空注意到這件事？」

「那不是『狗屁』，但地球聯合理事會是搞錯方向了。」

她挫折地將遠端操作台丟到鐵桌上。「地球聯合理事會想做的，是在一種數百萬年來早已演化成只服從蟲巢命令的有機體身上，強行加入全新的上對下控制機制。但是，這個問題得用完全相反的方式來解決。」

「我規劃的是一種下對上的解決方案，從蟲族最脆弱的一環著手，也就是個體的層次。」

煩躁讓她顧不得禮貌。「讓我盡量用最基本的方式來跟你解釋吧。」

她上方的那支雪茄愠怒地燃亮。

她的手指在操作台上敲擊著，那隻怪物翻身下桌，動作沒有半點不自然，而是滑順流暢、帶著一種令人不快的優雅。

「牠不會聽從蟲族女皇的命令。但會照我說的話去做！」

丹尼斯在羅耶博士身旁成蹲踞姿，使她顯得矮小。牠的雙臂舉起，等待著，盤蜷成攻擊的姿態。

觀察臺裡的群眾訝於這景象，一陣騷動。那名質問者安坐在椅子上，啣著他的煙。

她輸入了一條指令碼。

丹尼斯收緊身體，鐮肢內外張合，準備一躍而出。

「羅耶博士，我們都...」

「別發問！」她大吼。

那動作比任何肉眼所能捕捉的速度都要快。棕色閃亮的皮膚在燈光下一晃而過，丹尼斯從展示廳的地面直接跳上房間另一端的觀察臺。

牠用大貨車般的力道撞擊觀察窗，骨質的鐮刃朝保護窗一陣狂砍。丹尼斯往後仰，再度衝撞玻璃，將它撞裂。

觀眾群傳來了尖叫。這次沒人提出問題，也沒人發出斥責。只有尖叫。也許，他們現在能理解她擁有什麼樣的控制力。

「制服目標。」質問者開了口，不針對現場的任何人。

她背後傳來一陣金屬靴子撞擊地板的聲響。四名陸戰隊員衝進了展示廳，一進門便立刻舉起武器。丹尼斯還來不及轉身就會被他們殺死。

「不要！」羅耶高聲叫著，拋開一切的裝腔作勢。「你們會毀了好幾年的研究成果！」她大叫著，但並沒有自己擋到火線前面。

「叫牠退下。」那聲音說。



她沉默地點點頭，輸入了指令。

丹尼斯用鑷肢撐推向後跳回，著陸時發出肉塊垂甩在地的聲響。他往後蠕回羅耶身邊，用放鬆的姿態站著。

上頭沙沙作響，傳來褲子與外套彼此摩擦的聲音。出口的門重重地關上了。

「士兵，時間抓得很準。」他說。

陸戰隊員們沒有放下武器。

羅耶博士竭力隱藏自己急促的呼吸，好擺出鎮靜的姿態。她重新掌控了這場展示，但沒能掌控好自己。

「他不會傷害你們的，」她表示。「那只是展示而已。請看。」

她從實驗服裡取出一個手術用探針，指向丹尼斯頭上的那個開口。

「我可以將他的腦子變成一團漿糊，而他甚至連抖一下都不會。」她保持著那個姿勢，探針幾乎碰到他外露的腦部。

她把手上的工具拿開，轉身背對那個生物。再次輸入指令後，丹尼斯又放鬆了下來，彷彿失去能量和動力而縮水了一般。

「除非受到命令，他不再對我們有任何威脅。」

質問者的雪茄在黑暗中閃爍而後隱去。「我看夠了。把妳的寵物收起來，然後給我的助手們一些時間去換衣服。」他深吸一口煙，橘色的光芒亮了起來。「然後我們來談談。」

他的名字是葛爾，穿著一身軍裝。羅耶看不出來他是真的上過戰場或者只是做個樣子，就像她以前遇過的那些官員和顧問。

展示所激起的腎上腺素逐漸退去，讓她感覺自己很渺小，而且羞愧於自己的表現。有一瞬間，她從弱者成了睥睨一切的女皇，然後又差點為了丹尼斯的生命跪地乞求。

她率先開口打破沉默。「目前我們已成功馴服刺蛇。這種 PPO 似乎對刺蛇種有獨特的適應性。」

「所以妳選擇刺蛇是因為牠們容易馴服？」

「這是很實際的考量。」

「不是因為牠們是蟲族最萬能的中堅部隊？」

她停了一陣子，表情看起來從未思索過這點。

葛爾嘆口氣。「妳還能製造更多，對吧？」

「對，只要能捕獲並加以感染就行。被馴服的蟲族身上會帶著病原體，並傳播給新抓來的刺蛇。」

葛爾轉頭用嘴角吐出口中的煙。

「應急措施呢？假如牠們不聽控制了，該怎麼做？」

「只要 PPO 感染成功，那就是不可能的。」她輕蔑地把手一揮。

「妳似乎十分有自信。」

「在整個系統裡有好幾個安全設置，保持訊號的完整性，並且進行反饋校準。除此之外還有個名為『睡神』的保護設計。睡神一旦啟動，牠們腦中的寄生腦葉就會發出一連串互相衝突的神經訊號，使牠們在幾秒內死亡。」

葛爾思考著，看著辦公室螢幕上的蟲族模仿軍隊的隊伍行進。

「妳會需要更大的實驗設施，」他說。「還有更多資源。」

「這是很成功的先導項目，只要時間——」

「滿口廢話，」他不加思索就打斷她的話。「哈里斯，我們的空檔呢？大帝陛下有空嗎？」

他的助手立刻出現，站在門口。「我們獲得一分鐘的視訊謁見。」

「非常好。」葛爾轉向羅耶博士，伸手指著她。「阿克圖洛斯·蒙斯克大帝準備要接見妳了。」他的語氣彷彿造物主即將對她說話似的，「除非大帝向妳開口，否則妳不能主動說話。妳要直接而簡潔地回答他一切問題。妳絕不能浪費他的時間。」

羅耶感到有些天旋地轉。她以為自己頂多被某個國科部副部長接見而已。她說不出話來了。

「冷靜點，羅耶博士，」葛爾的安撫簡單得一點都不管用。「大帝只會懲罰失敗者。」

自治聯盟的徽章在螢幕上閃爍深紅光芒，下面用粗體字列了一行「機密通訊」。

葛爾恭敬地直視著那個徽印。

當那張長滿鬍子的臉出現時，羅耶幾乎要倒吸一口氣。她在貨幣、在街上的全像布告欄，以及自治聯盟各式各樣的通訊裡見到這張臉好幾千次。但她從沒看過這張臉像現在這樣：既專注又放鬆、既威嚴又和藹。

「葛爾上校，」大帝說話就像葛爾對羅耶說話時一樣，簡潔而不耐。「跟我解釋這個『馴化計畫』。」

「陛下，我相信這項計畫的可行性，不論是內部或外部的應用。」葛爾的回答就像柔和的陽光，正面而不過分熱情。

「嗯。」蒙斯克似乎在看螢幕外的某個東西。「完全的控制。而且能奪走她最重要的部隊。」他朝某個東西微笑，而他的牙齒並不像羅耶博士想像得那麼白。他抬起頭，目光鎖定羅耶，彷彿在閱讀她的思緒。

「珊德菀·羅耶博士，」他起了個頭。

「是的？」

葛爾用鞋底輕輕碰了碰她的鞋子。

「是的，陛下。」她更正。

「我們對妳研究成果的潛力印象深刻，」蒙斯克先表現出誠懇的樣子，之後切入重點。「告訴我，這個馴化計畫能不能消滅刀鋒女皇這個外部威脅？」

羅耶博士遲疑了。他並沒有提到蟲群。他只談凱莉根。這想法令人不寒而慄。她曾經想過應用在低等的孵化所，甚至高等的蟲巢上。但直取刀鋒女皇？

話說回來，有何不可呢？她只需要破解其他種屬的基因碼，製作出適合的 PPO 載體就行了。那只是時間的問題。蟲群的其他成員很快就會一個接一個地淪陷。

「陛下，只要能執行妥當，蟲族的蟲群會從世上消失，只留下屬於自治聯盟的蟲群。」

蒙斯克露出冷靜的微笑。「要是能除掉牠們的首腦，我就滿意了。」這句話發自他心底某個仍未痊癒、依然脆弱刺痛的傷痕。

他的眼睛接著直視著她，一雙灼人的灰眸。

「妳贏得了我的支持。別浪費了。」他警告著。他的注意力驟然轉向葛爾。「葛爾上校：成效第一，預算再議。」

「遵命，陛下。」葛爾的聲音紆緩而柔軟。

蒙斯克頭一轉開，視訊就此終止。

「很好，」他說，站直了身子。「除了妳那糟糕的禮儀。」

「那，接著該怎麼做？」羅耶博士問，頭腦有些暈眩。「我們什麼時候開始？」

葛爾笑了。「十分鐘前就開始了。我們已經依妳研究計畫的審核結果，加速取得你所申請的需求項目。妳已經獲得自治聯盟的全力支援。這可不是隨便哪個外太空生物學家都能獲得的。」

羅耶博士感到無比的驕傲。她成功了。她的工作將能解救生命，再也不必取悅哪個官員或顧問。

「才十分鐘而已？」她用一種自己還學不太來的捉狹語氣說。

「這樣的態度還差不多，」葛爾說。

羅耶的遠端操作台發出聲響，是她從來沒有聽過的聲音。若不是聲音太過尖銳，會是個美妙的旋律。

閱讀著那段訊息，她的眼睛不由得張大了。

「什麼...？」她張開嘴，她的自信像被灑了鹽的蛞蝓一樣驟然萎縮。

葛爾原本正準備離開，又回頭看著螢幕。

「這是什麼？」她質問他。「明天就要開始人類互動測試！？」

葛爾輕笑一聲作為回答。「很抱歉我們沒辦法更快把志願者弄來這裡。這會造成什麼困擾嗎，我偉大的刺蛇馴服者？」

她靜靜地搖搖頭。

他啪一聲關上公事包，大步走出辦公室。羅耶博士下意識地跟著他。反正她本來就得監督刺蛇的餵食工作。

「還有，哈里斯，把泰斯星的那些檔案給我。或許我們終於可以讓那些叛徒有些動作了。」

葛爾和他的助手已經自信滿滿地把注意力轉到別的地方。他們鞋子撞擊地面的嘈雜聲響，刺耳地迴盪在磨損的地磚和空蕩蕩的牆上。

等她抵達刺蛇隔離槽時，她幾乎已說服自己一切還在控制之中。

丹尼斯聽見隔離槽開門的聲音，扭曳著身軀出來。牠發出一種低沈的聲響，像是鼻子噴氣和貓咪呼嚕聲的結合，在空蕩蕩的牆壁間迴響。

丹尼斯期待地看著她，又發出另一個聲音，這一次比較類似詢問。聽起來像是今天頭一回有人對她說著「拜託嘛？」的聲音。

她的操作台發出滴答的聲音。出於好奇，她將它舉到面前。螢幕上有幾條脈動的亮藍色數據線段，監測著馴化蟲族的心智活動。線段上出現短暫的波動，這個突波並非硬體或濾波器造成的。

她平伸出一隻手。「丹尼斯，別動。」

在她盯著螢幕時，那頭刺蛇也小心翼翼地看著她。羅耶從監測系統調出一段簡短的診斷。PPO 腦葉都保持連結，而且運作正常。



接下來的十分鐘內丹尼斯坐著動也不動，羅耶則是逐一檢測上星期的記錄。完全沒有類似的突波。羅耶打算向貝馬和其他組員施壓，確認這是資訊登錄錯誤所造成的，而非腦葉本身所引發。羅耶需要更大的頻寬來進行監測，但既然有大帝掏腰包，這點肯定不是問題。

「好啦，晚餐時間到。」她輸入最後一串指令之後說道，確信這個小異常用不著立即處理。況且，她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忙。

她在牆上的面板輸入一串指令，打開了一道門。裡面有盤切塊的純合成肉，覆滿漂亮的脂肪油花。她將盤子放在距離自己手臂遠的位置。

「等一下，」她堅定地說。

丹尼斯蹲著，眼睛的焦距緊緊落在她和那盤食物之間，好同時看到兩者。牠的身體微微顫動，想要衝上去卻又遏止著。

「可以了。乖孩子！」她的話裡興奮過了頭。

丹尼斯朝金屬盤子俯身，細嚼慢嚥地吃了起來，盤子被牠舔得在水泥地上摩擦。牙齒咬合的聲響綴著金屬盤的摩擦聲。

至少在這裡，她們的關係是簡單又直接的。丹尼斯對她或許沒有任何感情，但牠明白誰才是老大。要是其他事也這麼簡單就好了。丹尼斯的表現超出了所有人的期望，除了她以外。她很清楚牠會怎麼表現。她有辦法成功的。實際上，她已經成功了。

一切都會沒事的。

摩擦的聲音停了下來，丹尼斯仍怔怔盯著盤子。牠用下顎戳了戳盤子，發出空空的撞擊聲。牠仍然保持蹲姿，閃亮的紅眼睛往上看著羅耶博士。

她回看著他，然後笑了。「喔，你這貪吃的小東西。」她溫和地拍了拍他的頭。「不行，你已經吃夠了。」

丹尼斯哀怨地向她咕嚕了一聲。

「不行。夠了。」但她仍是笑著說的。

丹尼斯眨了眨能夠擋開直射子彈的眼皮。

「好吧，好吧。只能再吃一份。你今天表現得很好。」

她轉身將盤子裝滿，刺蛇的視線始終跟著她。

「但是因為我說可以，你才可以吃。你可要記得誰才是老大。」

羅耶在一旁看著丹尼斯悠閒地吃光了第二盤。

羅耶匆忙趕去迎接即將降落的運輸機。計畫進行了三週，葛爾突然前來巡視。

在她穿過廣場時，她看向訓練場。一隊被稱為「孤狼」的士兵在旁待命的同時，由丹尼斯率領的馴化部隊清除了一座模擬的採礦設施。蟲族可不會佔領建築物，她想著。

葛爾走入明亮的陽光，表情顯得很高興，軍裝整潔無暇。「我只想告訴妳，參議院、指揮部，甚至大帝都對妳的進展感到很興奮。我們該恭喜妳，博士。」他伸出手，等著她回應。這是他第一次這樣做。

她與他握手，發現他的手微涼且有些潮溼，彷彿在下運輸機前用毛巾先擦拭過了。

收手放回口袋時，葛爾放下了笑臉。「很好，很好。客套完了，現在我們得討論這個計畫的情況。」

「什麼情況？」她問。「你剛剛才說——」

「那是今天早上。我們得討論現在的事。比如取得一些實地成果。」

「等我們討論過如何給刺蛇進行市區戰的訓練後，就能討論這個部分。」

「妳的視野太狹隘了。我們得為各種可能的狀況做好計畫。其實，我們已經找好了合適的試驗場。」

她感覺彷彿有東西從她手中被硬生生搶走了。「我不能主導自己的計畫嗎？」

「這是自治聯盟的計畫。」葛爾敏銳地指正她。「泰斯是一顆位於星系邊緣的高能瓦斯採集殖民行星，根據最近收到的報告，有支離群的蟲族部隊正朝著主精煉廠前進。情資單位研判，殖民者很快就會潰滅。我們希望地面部隊在三十六小時內趕到那裡，避免這種情況發生。」

「你想要我的馴化部隊在一天半內上戰場？對抗另一批蟲族？」

「不是『想要』，而是『要』。特殊研究行動部的外太空生物學分部中最重要的成員，包括軍方的相關人員，都會直接觀察這次行動。」

羅耶想告訴他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但她找不到方式。這任務就是必須完成。

看到她沒有異議，他微笑了。「開心點吧。這主要是一項掃蕩任務，演變成長期戰的可能性只有一個。」

「長期戰？」

「那座礦區的管理者有些...難纏。他們是異議份子，或者說暴民比較合適。」

這就是內部的應用了，她暗想。

「但他們是人類，」羅耶說。

「妳大可把他們想成是叛徒，羅耶博士。妳知道自治聯盟會怎麼處置叛徒。」

她的臉失去血色。「但這整個計畫的出發點就是在保護人類不受蟲族傷害！這一」

「這整個計畫的出發點是將蟲族的目標『轉換』成我們想要的目標。」葛爾的態度瞬間變得冷酷而強硬。「如果泰斯星的殖民者在我們從蟲族手中救了他們之後反過來對付我們，他們就是下一個實驗目標。」

「但如果你拿馴化部隊來對付人類，我就得為牠們殺死的每一條人命負責。」羅耶博士緊握雙拳，用力得手都失去知覺了。「我的實驗體——」

「妳的實驗體是一批武器。別耍天真了。」

她的怒意幾乎要吞噬了她。她在腦中攫住自己僅存的事物：她的突破、她的心血結晶。或許她快控制不了這個局面了，但她也不會輕易放手。

「很好，葛爾上校。」她木然地說，沒有表示一絲抗拒或緊張。現在還不是時候。

「別只是嘴上說說，否則我們會換個有本事的人來管理這個計畫。」

羅耶博士點點頭，感覺著自己指甲刺入左掌心的刺痛。

「很好。讓我們給敵人一些真正值得恐懼的東西吧。」他用一只古董打火機點起雪茄，深吸一口並吐出藍色的煙霧。

泰斯星的上空高掛著瘡疤般的雲層，白色電光的爪痕刻畫於上。雷光與雲層之間的天空滲著赤色與粉紅。風中有著骸骨的氣味。金屬高塔排出燃燒亮黃色火焰的廢氣，從後方照亮了朝精煉廠大門前進的數百隻蟲族部隊。

中士的聲音從通訊機器裡傳送出來。「亡靈戰機準備進行區域阻絕攻擊。我們得趁熱殺進去。」

「有誰想大幹一場！？」

「孤狼部隊要大幹一場！！」他的部下齊聲說。

丹尼斯和那群刺蛇發出嘈雜的呼嚕聲作為回應。他們頭上剛畫上的條紋反射著運輸機內部的燈光，成了昏暗的橘色。

運輸機減慢速度，艙門向後滑開，泰斯星大氣層那股墓地般的氣味湧了進來。

「衝衝衝！」有人大喊。

人類部隊一著陸就開始奔跑，馴化部隊跟在後面，近乎無聲地展開隊形。

羅耶跟在後面，強迫自己保持冷靜，監視自己蟲族部隊的遙測資料並協調牠們的大規模行動。

自治聯盟的亡靈戰機劃過稀薄大氣並開火射擊，點亮了敵方蟲族的遠程部隊。白灼的赤紅光束如長槍般刺進那群生物，所經之處留下一整排乾枯燒焦的屍體。

戰機和地面部隊在泰斯精煉廠門前的蟲群大軍中切出了一個參差不齊的巨大 X 字。蟲群被迫分散兵力，分頭對抗亡靈戰機與來襲的自治聯盟地面部隊。

火焰兵開出一條以燃燒電漿與倒地屍體構成的分界線。馴化的刺蛇趁地面還沒降溫就衝了上去，狂亂地撕砍肆虐。這群有著黃色條紋的刺蛇開始攻擊任何有能力反擊的物體，摧毀敵方的遠程防禦。有好一段時間，蟲群似乎沒有認知到那些不受他們控制的刺蛇的存在。彷彿馴化部隊根本不在那裡一樣。

真奇怪，她想。她沒料到會有這種情況。

丹尼斯和他的部下轉頭看向狀似空無一物的天空。數個模糊的有翼形體從翻騰的雲層飛掠而出。一波蟲群的飛螳急衝而來，展開轟炸。馴化部隊發出一陣警告尖嘯，劃穿戰場上的槍聲與混沌。

「上面！上面！」羅耶大叫。

馴化刺蛇在飛螳進入射程後發出脊刺，野生的蟲族則還以一陣骨刃之雨。步槍的火光將戰場化為一陣忽明忽滅的景象，受傷的飛螳墜落地面，破裂的甲片之間滲淌著赤紅。

「亡靈戰機！下方有友方部隊！專心朝空中開火！」羅耶朝通訊裝置大吼。

噴射引擎發出尖嘯，亡靈戰機放棄轟炸行動，猛然調頭迎擊飛螳，減輕地面戰線的壓力。順利的話，他們可以切斷敵方部隊並孤立這兩支敵方大軍。

飛螳發射的刃蟲如雨般不斷轟炸自治聯盟的進攻部隊。蟲族並不針對單一目標攻擊，只是壓制敵人的行動，並且奮力維持原本的陣形。幾名馴化刺蛇被擊中並流出體液，但仍不斷射擊，直到他們倒地被切削撕裂成無法辨識的肉塊。想到丹尼斯可能是其中之一，羅耶不由得忘了呼吸。她知道牠們被交予什麼樣的任務，但「知道」和「見到」畢竟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



「羅耶！部隊狀況！」中士大喊。

她瞥了一眼資料。大量的陣亡。「很多信號消失了！頂多剩下一半！」

「戰死是士兵的任務，」中士回答。「把存活部隊派到西側陣線，阻止敵方蟲族部隊重新集結！」

她希望這場攻勢就此結束，但誰也不知道蟲族還保留了多少兵力。實驗可以在短時間內進行測量，戰爭卻可能永無止境地延長。馴化部隊毫無怯色，甚至用更甚牠們野生同胞的勇猛和堅忍持續戰鬥。

泰斯星那晦暗的晨光漸漸顯露，為一切東西灑上虛弱蒼白的粉色。無數殘破的屍體散落在採礦設施的前方，大多是蟲族的屍體，少數屬於人類。

葛爾閃爍微光的運輸機在殖民地的門前小心翼翼地降落，時間恰好在確認最後一隻蟲族已死去的十五分鐘後。一支私人護衛率先走了出來，圍成一道保護圈。其他自治聯盟運輸機看到葛爾離船，也安心地陸續降落。

大部分顧問穿著商務套裝現身，彷彿他們是來參加正式會議，而非沙場上的實戰。他們小心翼翼地避開滿地的屍體，以免褲腳沾到血。

葛爾身穿拉絨的灰色制服，威風凜凜。軍徽像標靶一樣在胸前閃爍光芒。「集合妳的部隊。」他只說了這句話。

為了替負傷的馴化部隊急救，羅耶的護手從上到下染滿了蟲血。太多馴化刺蛇陣亡了。看著牠們死去的感覺或許會逐漸不那麼沈重，但永遠不容易接受。

她早已精疲力盡，唯一支撐她雙腿的是葛爾的到來。她思考著各種解決方案，好讓腦子有事可做，而不是直接昏迷過去。或許她該花點時間重新調整甲片的生長，或許那樣能多拯救幾個。

「羅耶。集合妳的部隊。」葛爾的咆哮傳了過來。

只呆了一瞬間，羅耶的意識又回到了戰場。「你覺得展示的成果如何？」她高聲質問，心裡想著其實她不在乎他真正的想法。

他吸了口雪茄。

「結束後我就會讓妳知道。」

她過了一段時間才反應過來，但事實已清楚擺在眼前。「你從一開始就是這樣打算的，對不對？」

「把牠們叫來就對了。」

馴化部隊聚集過來，渾身傷痕累累，但仍準備好作戰。牠們站在殘餘的孤狼部隊身後，等待著命令。孤狼部隊身上戰鬥藥劑的效果剛剛消退，穿著裝甲的士兵疲態畢露。

葛爾看著敞開的門，舔了舔嘴唇。濃煙從坍塌的碉堡裡緩緩升起。「進軍。佔領這個設施，殺死任何擋路的人。」

「了解。」羅耶的手指在遠端控制台滿是刮痕與汗漬的觸控螢幕上點劃飛舞，然後停止。馴化部隊猛地立直身體。丹尼斯小心翼翼地盯著眼前的某個定點。

凶險的風低聲吹嘯著。

「立刻進攻，」葛爾對羅耶說道，聲音彷彿崩裂的冰河。「妳那些雜種要負責支援他們，否則我就叫牠們把妳給吃——」

「沒問題！」羅耶大吼。她看也不看地輸入一連串的命令。新的目標，新的優先任務。

刺蛇們身子一縮，躍過孤狼部隊，衝進自治聯盟的正規軍和他們保護的那群顧問與科學家當中。

鏟臂劈穿身軀、斬斷肢體。燙得筆挺的絲料完全起不了保護作用，但話說回來，即使是戰鬥裝甲也不會管用。

淚水從羅耶的臉滑落。她知道她應該為這一切感到噁心，但她並沒有。她不會讓自己的蟲族停手。一點也不想。牠們是屬於她的。既然葛爾想利用牠們來對付人類，那麼，她就要好好滿足他。

馴化部隊狂亂地攻擊葛爾驚慌失措的護衛，他們原本以為自己只要站在老闆身旁裝出嚇人的樣子就好。只有少部分人來得及在被刺蛇撕裂前射出一兩發子彈。

葛爾嚇得面無血色。他正手忙腳亂地尋找配槍時，有東西倏地穿過了他的身體。他被攔肩斜切成兩半，緩緩地分裂倒地。

她不願意讓蟲族停止，但也沒辦法繼續看下去，她在更多的鮮血迸流前轉過了頭。葛爾的身體落在石板地上，發出濕黏的砰聲。

孤狼部隊突然警覺了起來，但不確定該向哪方開火。有些人聽到自治聯盟瘋狂但無用的槍聲便急忙尋找掩護。

和上一場戰鬥那種漫長的混亂不同，這是一次如手術般精準的襲擊。不到三十秒，自治聯盟的正規軍、顧問和科學家就斃命當場，沒有半個馴化刺蛇犧牲。

運輸機群關上艙門，試圖逃跑。這場火力展示成了一場將觀眾捲入的災難。

羅耶放那些船逃走了。

孤狼部隊在來不及移動的運輸機旁組成防衛陣型。以數量來說，明白馴化部隊明顯佔了優勢，但牠們還沒有向前逼進。

羅耶試著止住淚水。葛爾是個禽獸，活該有這種下場。但他不是唯一的怪物，只不過剛好出現在她的面前。但下了殺手的終究是她，不是嗎？所有人都因為她的命令而死，由她這雙手輸入的指令。

「這到底是什麼該死情況？」孤狼的中士問。「妳還能控制...？」

「對，我還能控制牠們。」羅耶回答。「是我叫牠們攻擊的。」

丹尼斯和其他刺蛇做出就緒的站姿，濺在頭上黃色條紋的鮮血在清晨的熱氣中乾涸。牠們看著目標，但動也不動。

她強忍住灼熱的淚水。「我不能讓他們帶走這些馴化蟲族。不能讓他們這樣利用牠們。」

孤狼的中士站直身體，握著武器的那手放下，另一手則平靜的伸出表示安撫。「嘿！我們孤狼早就誓死如歸了，我們都有心理準備事情會演變成這樣。」

羅耶止住淚水。「我卻沒有。我曾經非常的堅信，堅信自己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確的。我曾堅信我的努力能夠保護大家不受蟲族威脅，但那些人打從一開始就不是這樣想。」

空氣中瀰漫著不安的腳步聲，武器就緒待命，在晨光中閃耀著光芒。

螢幕朝羅耶發出提示聲。羅耶的目光沒法離開那群蟲族。她看著牠們站在那裡，準備為她做任何事。她不願看著牠們殺戮，但她要強迫自己看著牠們死。這是她欠牠們的。

「丹尼斯，我很抱歉。」她疲憊地呼吸著，手指在控制台上敲打。「去見睡神的時候到了。」她的語氣彷彿在履行約定。

她啟動了睡神系統，雙手快速敲擊著。摧毀自己的心血結晶讓她的喉頭一陣酸灼。快了。他們馬上就要抽搐著死去。

刺蛇們依舊站在那裡，從容自在。沒有痙攣，也沒有痛苦的跡象。

螢幕持續滴答作響，終於引起她的注意。同樣的數據波動又出現了。但這次不只是短暫的異常，而是新的模式、新的系統，狂亂而不規則。

羅耶的程式被清除一空，所有節點都斷線了。這不可能。她再次執行診斷程序。她的心臟在胸口狂跳不已，像要破體而出般衝撞她的胸肋。

「天啊，」她低聲說。「牠們不受...我沒辦法控...」

生存的本能主宰了她，扼殺一切奉獻和保護的念頭，她心中現在容不下這些想法。

反之，她的腦中無聲而迅速地閃過這些生物可以瞬間殺掉她的所有方法。就像葛爾和其他人的死法一樣。

「快開槍！殺死牠們！」羅耶發現自己的聲音變得陌生。「牠們失控了！」

「壓制射擊！快！」中士大吼，舉起步槍開火。羅耶衝向掩護時差點被削掉右腳。

恐懼不僅咬攪她的心臟，還將她整個人包裹起來，徹底吞噬。

欺瞞本身其實沒有那麼糟，真正可怕的是蟲族究竟假裝被馴化了多久。羅耶縮在運輸機的起落架下。脊刺在空中呼嘯，穿入船艦的下部船殼而毀了它。就算運輸機能夠升空，離開大氣層也會讓他們立即斃命。

到底多久了？他們等待了多久？她問自己。她說不上來。她腦裡閃過丹尼斯耐心等待餵食的記憶。就連那時也是嗎？什麼時候開始的？她真的曾經控制住牠們嗎？

「快跑！」羅耶大喊。「逃到精煉廠裡！」她緊張得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麼，完全失去了控制。

在最後一架運輸機起飛，或者說試著起飛時，孤狼部隊正快速被蟲族淹沒。一聽到運輸機起飛的聲音，刺蛇群警覺地朝逃亡的船艦開火。升空還不到六公尺，運輸機就嚴重

受損歪斜。牠們不斷開火，脊刺飛射的嘶鳴聲壓過了槍響，上百支尖刺穿進了船殼。起飛時的壓力大到機身開始變形扭曲。機鼻朝下，濃煙從控制艙裡湧冒出來。

全速運轉的引擎燒了起來，砸進地面並挖出一條深溝，焚燒了附近的區域並讓整條壕溝陷入火海。想撤離是不可能了。

但那爆炸帶來了掩護。

羅耶狂奔，感覺自己彷彿漂浮在濃稠的水或鉛液裡，掙扎著往前推進。在她身後，槍聲漸漸減弱。

距離大門還有二十公尺，或者更近。一群殖民地的人催促著她跑向他們的安全之地。

她背後傳來尖嘯聲，還有爪子敲擊岩石的聲音。那些生物竄過她的身旁，速度之快讓她以為自己依然停在原地。牠們躍向嚇呆了的殖民者，劈穿了這些人類。他們不是戰士，完全沒有還手的餘地。

一群刺蛇停在羅耶身前，圍繞著她。牠們張牙舞爪，腥紅潮溼的嘴巴發出嘶聲。

她驟然停下，險些跌倒。



她背後的開火聲戛然而止。唯一剩下的，是肉與骨的聲響。她被包圍了。她的呼吸像火爐裡的麻雀一樣急促。

那些蟲族退下了。低垂的爪子有的還滴著血。她迅速掃視四周，但沒有移動。她沒有轉頭，只是屏著呼吸，像個石像一樣動也不動。

蟲族或跳躍或爬行，一齊離開了。她再次開始呼吸。她無法解釋這種現象，也許牠們只需要完成最後一個命令。也許她在他們腦裡留有銘印效果。

無論如何，她都安全了。已經沒事了。蟲群到了別的地方。她往精煉廠的大門走了一步。或許她能在那裡找辦法求援。

但她始終揮不去刺蛇的舌頭滑過她指間、用力拉扯的那種感覺。她恨不得砍了自己的手掌來擺脫那個觸感。不快的感受彷彿一窩孵化的蛇在她體內蜷扭踢撞。她的手仍舊潮溼，那股噁心的感覺似乎永遠也不會消失，永遠也不會放過她。

石子路的聲響從她身後傳來，打斷了她的思緒。她不用看就能認出聲音的來源。那是一頭刺蛇，腹部的甲片在地面摯摩。

她緩緩轉過頭去。

陽光在丹尼斯頭上的金屬板閃爍著反光。只可能是牠了。牠用期待的眼神看著她，彷彿她正揸著一袋肉塊，只要牠表現好就隨時可能丟一塊給牠。

牠咕嚕了一聲，這次顯得有些不耐煩。

「丹尼斯？」她簡直不敢相信，但牠是第一個，也是最成功的實驗體。牠會是最忠心的。牠是最可能沒有脫離她控制的。

她看著那遭到肆虐的殖民地大門，然後把目光轉向牠。在淡紅的晨光下，牠散著紅潤的色澤。散著紅潤的姿態放鬆，但也不是毫無警備。

\* \* \* \* \*

刀鋒女皇將意志暫時收束於一處，從遙遠的查爾星探入她位於泰斯星子民的心智。她更進一步地集中精神，和她的刺蛇一起品嚐獵殺的快感。

凱莉根可以感覺那火熱空洞的風，嗅聞那死者的鮮血，品嚐那個孤獨而愚昧的女人散發的痛苦與恐懼：這女人想奪取她的東西，而且是僅屬於她的東西。

不過，這女人給了她一個絕佳的機會，讓她能犧牲幾個小卒換來自治聯盟諸多首腦的性命，就像用幾個士兵換得對手的一對主教和城堡，還加上一個冒牌皇后那樣划算。只可惜她沒法親眼看見蒙斯克聽到這個消息時的表情。

刀鋒女王品嚐著這女人散發出的恐懼香氣，那人只比自己以前的寵物快了一兩步的距離。她決定讓這冒牌皇后再多跑一會兒。

但只有一會兒。